

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

南后ト鄭袖聞テ大ニ恐レ、南后人ヲ以テ儀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妾將軍ガ晉ヘ往玉フ趣テ承レリ、偶々黄金千斤アレバ、聊カ旅費ニ獻セン、鄭袖モ黄金五百斤ヲ贈レリ、

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儀楚王ニ暇乞シテイフ、諸國關門ベ切テ、再會ノ日モ知レヌ事故、願ハ大王一杯ノ酒ヲ賜ヘ、王承諾シテ、酒ヲ飲シメタルニ、酣ナル頃、再拜シテ請テイフ、此席ニ他人モ居ラヌ故、願ハ大王嬖寵ノ者ヲ召シテ、酌ヲサセ玉ヘ、王承知シテ南后鄭袖ヲ召シテ酌ヲサセタルバ、儀再拜シテ請テイフ、儀大王ニ死罪ヲ犯セリ、王イフ、何事ゾ、儀イフ、臣天下中ヲ巡タルモ、未ダ嘗テ南后鄭袖程ノ美人ヲ見タル事ナシ、然ルニ臣前ニ美人ヲ得ント申上シハ、大王ヲ欺ク譯ナリト、王イフ、卿捨置ケ、予勿論天下ノ美人

ハ、此兩人ニ若クナシト思ヘリ、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斬尙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楚ノ懷王、張儀ヲ拘留シテ今ヤ殺サントセリ、斬尙儀ノ爲メ楚王ニイフ、儀ヲ拘留セバ、秦王必ス怒ラン、天下楚ガ秦ノ援ナキヲ知バ、必ス楚ヲ侮ラン、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尙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主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又楚王ノ寵姫鄭袖ニイフ、夫人モ亦楚王ニ賤メラレントスルヲ知玉フカ、曰ク、何事ゾ、尙イフ、儀、秦王ノ忠信功アルノ臣ナルニ、今楚テ拘留セバ、秦儀ヲ引出ントセリ、秦王愛妾アリ美人ナリ、又宮中ノ美シキ腰元ニテ、音樂ニ巧ナル者ヲ擇テ、好意ヲ以

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

南后ト鄭袖聞テ大ニ恐レ、南后人ヲ以テ儀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妾將軍ガ晉ヘ往玉ヲ趣テ承レリ、偶マ黄金千斤アレバ、聊カ旅費ニ獻セン、鄭袖モ黄金五百斤ヲ贈レリ、

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儀楚王ニ暇乞シテイフ、諸國關門ベ切テ、再會ノ日モ知レヌ事故、願ハ大王一杯ノ酒ヲ賜ヘ、王承諾シテ、酒ヲ飲シメタルニ、酣ナル頃、再拜シテ請テイフ、此席ニ他人モ居ラヌ故、願ハ大王嬖寵ノ者ヲ召シテ、酌ナサセ玉ヘ、王承知シテ南后鄭袖ヲ召シテ酌ナサセタルバ、儀再拜シテ請テイフ、儀大王ニ死罪ヲ犯セリ、王イフ、何事ゾ、儀イヌ、臣天下中ヲ巡タルモ、未ダ嘗テ南后鄭袖程ノ美人ヲ見タル事ナシ、然ルニ臣前ニ美人ヲ得ント申上シハ、大王ヲ欺ク譯ナリト、王イフ、卿捨置ケ、予勿論天下ノ美人

ハ、此兩人ニ若クナシト思ヘリ、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楚ノ懷王、張儀ヲ拘留シテ今ヤ殺サントセリ、靳尚儀ノ為メ楚王ニイフ、儀ヲ拘留セバ、秦王必ス怒ラン、天下楚ガ秦ノ援ナキヲ知バ、必ス楚ヲ侮ラン、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又楚王ノ寵姫鄭袖ニイフ、夫人モ亦楚王ニ賤メラレントスルヲ知玉フカ、曰ク、何事ゾ、尚イフ、儀秦王ノ忠信功アルノ臣ナルニ、今楚テ拘留セバ、秦儀ヲ引出ントセリ、秦王愛妾アリ美人ナリ、又宮中ノ美シキ腰元ニテ、音樂ニ巧ナル者ヲ擇テ、好意ヲ以

テ之ニ從ヘ、金玉寶器ヲ贈リ、上庸ノ六縣ヲ奉呈シテ、湯沐ノ邑トナシ、儀ノ世話テ之ヲ楚王ニ獻セバ、楚王受ルニ相違ナシ、秦ノ婦人、強秦ヲ笠ニ被テ重トナシ、寶器ヲ抱込テ土臺トセバ、勢、楚王ノ嫡夫人トナリテ、楚ニ臨マン、楚王娛樂ニ惑ヒ、必ズ厚ク之ヲ尊敬親愛シテ、夫人ヲ打念ル故、夫人ハ益々賤マレテ疏遠セラレン、

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鄭袖イフ、願ハ君ニ委任セン、就テハ如何セバ宜カラシ、曰ク、夫人早速楚王ヘ申シテ、張儀ヲ歸シ玉ヘ、儀歸ル事出來レバ、深ク夫人ヲ難有思ハン、又秦ノ婦人モ來ラズシテ、秦テハ必ズ夫人ヲ尊重セン、夫人内ハ楚テ貴バレ、外ハ秦ノ交ヲ結ビ、張儀ヲ養テ、用中玉ハ、夫人ノ子孫ハ、永久楚ノ太子トナラレン、其利益ハ布衣ノ比ニアラジト、鄭袖早速楚王ニ說テ、張儀ヲ秦ヘ歸サシメヌ、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ハ、欺

楚王張儀ヲ歸サントシタレド、其已チ欺ク事ヲ恐レヌ、靳尚楚王ニイフ、臣請フ隨伴セン、儀大王ニ對シテ、惡シクハ、臣之ヲ殺サン、

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

張旄ハ、魏ノ事ヲ用ユル者、○楚ノ小臣ハ、靳尚ノ仇ナル故、張旄ニイフ、張儀ノ智惠テ、秦楚ノ政ヲ執バ、君必ズ難儀スル故、君人ヲシテ竊ニ靳尚ヲ要撃シテ刺殺サシムルニ若カシ、左レバ楚王必ズ大ニ儀ヲ怒ラン、彼ノ儀窮迫セバ、君重セラレン、秦楚相攻伐セバ、魏患ナカルベシ、

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旄終ニ人ヲシテ靳尚ヲ刺殺サシメタレバ、楚王大ニ秦ヲ怒リ、兵ヲ構ヘテ戰タレバ、秦楚爭テ魏ニ事ヘタル故、張旄案ノ條大ニ重セラレタリ、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

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

張僕秦ノ爲ニ合縱ヲ破テ、連横セント欲シ、楚王ニ説テイフ、秦ノ地ハ天下ノ半分モアリテ、兵四隣ニ敵シ、山河ヲ控ヘ、四ニ塞テ堅固トナシ、虎賁ノ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アリ、米ハ丘ヤ山ノ如ク、法令最早明ニシテ、士卒戰ヲ喜ビ、死ヲ願ヘリ、秦王嚴ニシテ明、大將智有テ武ク、甲兵ヲ出サズトモ、常山ノ險阻ヲ追々捲キ、天下ノ脊骨ヲ折ク故、天下眞先ニ服セヌ者ハ、滅亡サレン。

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且合縱ヲナス者ハ、群羊ヲ驅テ猛虎ヲ攻ルト同シ、虎ト羊ト鬪フ事出來ヌハ分明ナリ、今大王猛虎ニ加擔セズシテ、群羊ニ加擔シ玉ヘリ、臣竊ニ大王ノ計、過テリト思ヘリ。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俾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

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

凡テ天下ノ強キ國ハ、秦デナクハ楚、楚デナクハ秦ナルニ、兩國敵對シテ相爭バ、到底兩立出來マシ、大王秦ヘ加擔セズハ、秦甲兵ヲ下シ、宜陽ニ據バ、韓ノ上國通行止ラン、河東ヲ下リ、成臯ヲ取バ、韓必ズ秦ヘ屈服セン、左レバ魏モ風靡セン、秦、楚ノ西ヲ攻メ、韓魏北ヲ攻メ、國家危キコト必定ナリ。

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且合縱者ハ、數多ノ弱者ヲ聚テ、至極ノ強者ヲ攻ルナリ、弱者強者ヲ攻メ、敵ノ力ヲ料ラズシテ安ニ戰ヒ、國貧シテ度々兵ヲ起スハ、危亡ノ道ナリ、臣承ルニ兵及バズハ、戰ヲ挑ムナ、糧足ラズハ、根競ベズルナト、合縱者ハ、辭ヲ飾テ、君王ノ節行ヲ高尚トシ、利ノミ言テ、害ヲイハズ、俄ニ楚ニ禍アラバ、間ニ合フマシ、願ハ大王熟計シ玉ヘ、

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秦西ニ巴蜀二郡アリ、船ヲ並ヘ米ヲ積ミ、派山ヨリ始テ江ヘ沿テ下レバ、鄂迄三千餘里ナリ、一船ニ五十人ト、三ヶ月分ノ糧トヲ載セ、水ヲ下テ泛バ、一日ニ行ク事三百餘里、里數多キモ、馬ニ汗カ、セズシテ、十日以內ニ、扞關ニ至ラジ、扞關騷ハ、竟陵ヨリ東ハ盡ク城ヲ守ラン、黔中巫郡モ、大王ノ所有ニアラジ、秦兵ヲ武關ヨリ繰出シ、南ニ向テ攻バ、北地通行絶エン、秦兵ノ楚ヲ攻ル危害ハ、三ヶ月以內ニシテ、諸侯ノ援兵ハ、半年以上テナクハ、楚ヘ來テ故間ニ合マシ、一体弱國ノ援ヲ恃テ、強秦ノ禍ヲ憂ヘズ、是臣ガ大王ノ爲ニ心配スル譯ナリ、

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

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且大王嘗テ吳人ト五度戰テ、三度勝テ亡セルモ、兵卒死盡セリ、又專テ新城ヲ守テ、住民苦ノリ、臣承ルニ功大ナル者ハ危ナリ易ク、民疲バ上ヲ怨ムト、危ナリ易キノ功ヲ守テ、強秦ノ心ニ逆テ、臣竊ニ大王ノ爲ニ危ムナリ、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且秦ガ十五年モ兵ヲ函谷關外ニ出サヌ譯ハ、天下ヲ併吞シ度陰謀アル故ナリ、楚嘗テ秦ト兵ヲ構ヘ、漢中ニ戰フ、楚人勝タズ、列侯執珪ノ死セル者、七十餘人、終ニ漢中ヲ失タレバ、楚王痛ク怒テ、師ヲ起シ、秦ヲ襲テ、藍田ニ戰タルモ、又敗レヌ、是諺ニ所謂兩虎相闘フ者ナリ、完全ナル韓魏ガ疲タル秦楚ノ後ヲ制セバ、此ヨリ甚シキ失計ナカラン、願ハ大王熟計シ玉ヘ、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

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秦兵下シテ衛ト陽晋トヲ攻バ、必ズ天下ノ胸ヲ突キ止メ、大王盡ク兵ヲ起シテ宋ヲ攻バ、數月以内ニ宋拔ケン、宋ヲ拔テ東ニ向バ、泗上ノ十二ノ諸侯ハ、盡ク大王ノ所屬トナラン、一跡合縱ヲナセル者ハ蘇秦ナリ、封セラレテ武安君トナリ、燕ニ相ダリシニ、竊ニ燕王ト齊ヲ破テ、共々地ヲ分ツ事ヲ謀リ、罪ヲ得テ出奔スル様ヲナシテ齊ヘ往タルニ、齊王納テ相トナシ、後二年目ニシテ、陰謀發覺シタレバ、齊王怒テ之ヲ市中ニ車裂ニオシタリ、詐僞反覆ノ二人ノ蘇秦ガ、天下ヲ造營シ、諸侯ヲ聯合セントシテ出來ヌハ、固ヨリ知レタ話ナリ、

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浴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今秦ト楚ト地續ナレバ、固ヨリ親睦スヘキ國ナリ、大王誠ニ臣ニ承知セバ、秦楚互ニ太子ヲ入質ニ遣取リシ、秦ノ婦人ヲ大王巾櫛ノ妾トナシ、萬戶ノ都ヲ獻シテ湯沐ノ邑トナシ、永久親類ノ國トナリ、終身互ニ攻撃セズハ、臣此ニ勝ル妙計ナカラント存スルナリ、故ニ敝國ノ秦王臣ヲシテ書面ヲ大王ノ左右ニ獻セシメ、御返答次第決心セント待居レリ、

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楚王イフ、楚國僻遠鄙陋ニシテ、東海ノ畔ニアリ、寡人幼年ニシテ、國家ノ大計ニ熟練セズ、今君明制ヲ教ヘ玉ハリタレバ、謹テ國ヲ以テ從ハント、臚テ使車百乘ヲ遣リ、雞駭ノ犀ト、夜光ノ玉トヲ秦王ヘ獻上セリ、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

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張儀秦ノ相トナリテ、昭睢ニイフ、楚ニ鄢郢漢中ナクモ、別ニ此ト同様ナル處アルカ、日ク無シ、儀イフ、昭過陳軫ナクモ、別ニ此ト同様ナル人アルカ、日ク無シ、儀イフ、儀ノ爲ニ楚王ニイヒ玉ヘ、昭過陳軫ヲ放逐シ玉ハ、前ニ取タル鄢郢漢中ヲ楚ヘ返戻セント、

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

昭睢歸テ楚王ニ報シタレバ、王悦ビヌ、或人昭過ニイフ、楚王ガ名ヲ爭フ者ヲ察セヌハ甚シトイフベシ、韓、陳籍ヲ相ニナシ度求テモ、周聽カズ、魏、綦母恢ヲ相ニナシ度求テモ、周聽ヌハ何故ゾ、周イフ、是我ヲ列縣モテ養フナリト、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

今楚ハ萬乘ノ強國ニシテ、楚王ハ天下ノ明君ナリ、今儀君ト陳軫トヲ放逐セヨトイフテ、王承知セバ、是楚、周ニダモ若カズシテ、儀、韓魏ノ王ヨリモ貴キナリ、且儀ノ功名ヲナシ度願フハ秦ナリ、富貴ニナシ度願フハ魏ナリ、魏ニ功ヲナシ度願バ、必ス南楚ヲ伐ツ故、攻ルニ術アリ、即チ外、交ヲ絶チ、内、謀臣ヲ逐フ一條ナリ、

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陳軫ハ中國ノ人ニシテ、三晉ノ事ニ明ナル故、放逐セバ楚ニ謀臣ナシ、今君能ク楚人ノ心ヲ得タル故、放逐セバ楚人働マシ、是所謂自分ニ攻ル者ナリ、然ルニ楚王察スル事ヲ知ラズ、今君、臣ヲ王ニ面謁サセ玉ヘ、左レバ王ノ爲ニ齊ノ交ノ絶ヘヌヤウニセシメン、儀齊ト絶交セヌ事ヲ聞バ、鄢郢漢中ヲ返却スル事遅カラン、左レバ昭睢ノ辭信用サレヌ故、王之於陳スルハ必定ナリ、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

因收昭睢以取齊。

楚王昭睢ヲ秦ヘ遣テ、張儀ヲ重クセシメントセシニ、秦ノ惠王死シテ、武王張儀ヲ放逐セシ故、楚王因テ昭睢ヲ捕テ、齊ノ權心ヲ取收タリ、

桓臧爲睢謂、楚王曰、横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桓臧、睢ノ爲ニ楚王ニイフ、連横ノ成ヌハ、儀、惠王ニ貴バレテ、睢ト仲善キ故ナリ、今惠王死シテ、武王立チ、儀出奔シテ、公孫郝、甘茂貴ハレタリ、甘茂、魏ト善ク、公孫郝、韓ト善シ、此二人固ヨリ睢ト善クナキ故、必ズ秦ヲ韓魏ニ合セン、元韓魏ガ儀ヲ重センハ、儀秦ヲ抱ヘ、睢楚ヲ抱テ居タル故ナリ、今儀、秦ニ逐ハレ、睢、楚ニ捕ヘラル、韓魏、秦ト和キ度ハ、公孫郝、甘茂ト善クスルニ相違ナシ、二人韓魏ヲ取收ントシテ、儀ヲ輕シ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

張儀、惠子ヲ魏ヨリ放逐シタレバ、惠子楚ヘ往ク、楚王之ヲ受タリ、馮郝、楚王ニイフ、惠子ヲ放逐セルハ、儀ナルニ、大王、惠子ト一致シ玉ハ、儀ヲ侮ル譯故、臣、大王ノ爲ニ取ラマナリ、惠子儀ニ逐ハルタル爲メ、來タル者ナレドモ、大王ト儀トノ交ヲ惡クセシムルヤウナ事ハ、惠子ナスマジ、

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

且宋王ノ惠子ヲ尊ブ事ハ、世間知ヌ者ナシ、惠子ガ儀ト不和ナル事モ、世間知ヌ者ナシ、今國政ノ爲ニ會テ貴タル儀ヲ、其讎ノ惠子ノ爲ニ棄バ、大王輕蔑ヲ招キ玉ハン、且爲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

テ楚ヲ伐バ、方城山必ズ危カラシ、大王、睢ヲ元ノ如クシテ、儀ヲ韓魏ニ重クセシムルニ若カシ、儀、楚ノ勢ヲ笠ニ被テ、魏ノ重ヲ以テ、秦ト爭ハ、魏、秦ニ同盟セシ、韓モ從ハズハ、方城山ハ患ナカラシ、



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且政事ノ爲メナラバ、大王惠子ニ手當ヲ與テ、宋へ送込置キ、儀ニイヒ玉ヘ、卿ノ爲ニ惠子ヲ吾國へ入ズト、儀ハ大王ヲ有難ガラン、惠子ハ逐客ナルニ、大王之ニ手當ヲ與バ、又大王ヲ有難ガルニ相違ナシ、是儀ノ爲ニスルノ實ヲ失ハズシテ、惠子ニ有難ク思ハセルナリ、楚王イフ、善シト、卿テ惠子ニ手當ヲ與テ、宋へ送込ヌ、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診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

陳軫楚ヲ去テ魏へ往ク、張儀魏王ニ讒言シテイフ、軫今モ猶楚ト和ギ、爲ニ地ヲ求ル事ニ盡カセリト、左爽、軫ニイフ、儀魏王ニ善ク、王甚ダ信用セリ、君百度説付テモ許スマジ、君儀ノ辭ヲ言草トシテ、楚へ歸ルヤウナスニ若カシ、

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遣楚王美人入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

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

魏王楚王ニ美人ヲ贈タレバ、楚王悦ビヌ、夫人鄭袖楚王ガ新夫人ヲ悦ブ事ヲ知テ、厚ク新夫人ヲ寵愛シ、衣服玩好、其氣ニ入ル者ヲ擇ビ、宮室寢道具、其好ム者ヲ擇テ之ニ與ヘ、楚王ヨリモ餘計寵愛セリ、

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主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

王イフ、婦人ガ其夫ニ事ル譯ハ、女色ナレバ、嫉ムハ人情ナルニ、鄭袖ハ予ガ新婦人ヲ愛スル事ヲ知テ、予ヨリ厚ク寵愛セリ、此ハ孝子ガ父母ニ事ヘ、忠臣ガ君ニ事フル仕方ナリト、鄭袖ハ楚王ガ自分ニ嫉妬心ナシト思居ル事ヲ知テ、新夫人ニイフ、楚王御身ノ美キヲ愛シ玉ヘドモ、御身ノ鼻ヲ惡ミ玉フ故、楚王ニ面謁スル時ハ、手モテ御身ノ鼻ヲ掩ヒ玉ヘ、

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

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新夫人。王ニ面謁スル時、其鼻ヲ掩タレバ、王恠テ鄭袖ニイフ、新夫人ハ予ヲ見ル毎

ニ、其鼻ヲ掩フハ、何故ゾ、鄭袖イフ、妾其譯ヲ知居レリ、王イフ、言惡キ事デモ苦クナ

キ故話シ吳ヨ、鄭袖イフ、大王ノ臭氣ヲ嗅グ事ヲ嫌フ故ナリト、王怒テイフ、悍婢メ其

鼻ヲ切斷セヨトテ、新夫人ヲシテ辨疏セシメザリキトイフ、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

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

楚王ノ后死シテ、未ダ後ノ后ヲ立テズ、或人昭魚ニイフ、君何故后ヲ立ル事ヲ、楚王ニ

願ヒ玉ハマヤ、昭魚イフ、王承知セズバ、智窮テ後ノ后ト交際絶エン、

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

請立之。

左レバ五雙ノ耳環ヲ買ヒ、其一雙ヲ美シクシテ、之ヲ楚王ニ獻上シ、翌日美キ耳環ヲ

佩ル居ル夫人ヲ見テ、之ヲ后トナセト王ニ請玉ヘ、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

爲樛里疾下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

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樛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齊明卓滑ニ秦ヲ伐ベシト説キタレド、滑承知セヌ故、明滑ニイフ、僕樛里疾ノ爲メニ

交ルベキ者ヲ試ニ秦ヨリ來リ、僕楚ノ大夫ニ秦ヲ伐ベシト説キタレバ、孰モ皆承知

セリ、獨君ノミ承知セヌ故、僕返テ樛里疾ニ報スル辭出來タリト、滑因テ明ヲ尊重セ

リ、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

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盡。相靡也。

靡ハ磨切ナリ、○或人黃濟ニイフ、世人皆君ト富摯ト不和ナル事ヲ聞ク、君老萊子ガ

孔子ニ君ニ事ル道ヲ教ヘ、其齒ノ堅固ナル事ヲ示シテ、齒ハ六十歳ニ至テ盡ク、其ハ

堅キ齒ト齒ト磨レ合フ故ナリトイヘル事ヲ聞玉ハマカ、

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

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今富摯ハ材能アリテ、君ハ位重シ、然ルニ不和ナルハ、兩方盡ル譯ナリ、俗諺ニ君ノ車

ヲ見バ、下車シ、君ノ杖ヲ見バ、起テ禮セヨトイヘリ、況ンヤ富摯ハ楚王ノ愛スル者ナ

ルニ君此ト不和ナルハ、是臣タルノ道ヲ失フナリ、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

秦韓ノ宜陽ヲ伐ツ。楚王陳軫ニイフ。予聞ク韓ノ公仲侈ハ智者ニシテ、諸侯ノ事ニ熟シ居ル趣故、能這度ノ危亡ヲ免レン、左レバ予先ヅ之ニ依頼シテ、德ヲ被セ度思ヘリ、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

陳軫對テイフ。大王捨置テ依頼シ玉フナ、韓侈ノ智モ、這度ノ戰ニハ困マン、  
今山澤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之。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山澤ノ獸類ハ、麋ガ一番敏捷ニテ、獵者ガ網ヲ前ニ張テ、後ヨリ驅逐スル事ヲ知リ、向返テ獵者ヲ突ク、度々獵スル者ハ、麋ノ詐ヲ知居バレ、網ヲ持擧テ進ム故、麋ヲ得ル事出來ルナリ、

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今諸侯分明ニ韓侈ノ詐多ヲ知バ、網ヲ持擧テ進ム者多キハ必定故、大王捨置テ依頼

シ玉フナ、韓侈ノ智ハ、這度ノ戰ニハ困マント、楚王聽タルガ、宜陽ハ案ノ條拔ヌ、陳軫之ヲ先見セリ、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  
四國ハ、秦齊韓魏ナリ、○四國楚ヲ伐ツ、楚昭睢ヲ大將トシテ秦ヲ拒ガシム、楚王秦ヲ擊キ度望メドモ、昭睢欲セズ、

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秦。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桓臧、昭睢ノ爲メ楚王ニイフ、睢戰テ秦ニ勝バ、三國楚ノ強ヲ惡ミ、秦ガ變心シテ楚ト和ガン事ヲ恐テ、烈シク楚ヲ攻テ秦ヲ強クセン、秦王モ戰ニ負タルヲ怒テ、盡ク兵ヲ舉テ楚ヲ擊ツ故、大王ト秦ト俱ニ疲テ、三國ヲ利益セン、戰テ秦ニ勝タズハ、秦兵ヲ進テ攻ル故、大王昭睢ノ兵ヲ益シテ、今ヤ戰爭セントノ有様ヲ秦ヘ示スニ若カシ、秦

王楚ト俱ニ疲テ、天下ナリ利益セシムル事ヲ惡バ、僅カノ楚ノ地ヲ割テ、此害ヲ息メサ  
セル事出來ルナリ、秦楚同盟セバ、燕趙魏モ聽カヌ事ナカルヘク、三國モ定ルベシ、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  
城渾、周ヨリ出テ、三人ト並ビ行キ、南、楚ニ游テ新城ヘ至レリ、

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要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

鄭ハ韓ナイフ、宜陽ハ舊韓ノ邑、此時秦ニ屬ス、○城渾新城ノ令ニ說テ、イフ、鄭魏ハ楚  
ノ弱國ニシテ、秦ハ強敵ナリ、鄭魏ノ弱キニ、楚、上梁ヲ以テ之ガ相手トナリ、宜陽ノ  
大ナルニ、楚弱キ新城ヲ以テ、之ガ相手トナレリ、

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  
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

魏ノ蒲坂平陽ノ距離百里、秦人一夜ニシテ襲ヒ擊タルニ、魏都ノ安邑少シモ知ラズ、  
況ヤ新城上梁ノ距離五百里ナレバ、秦人一夜ニシテ襲ヒ擊タラバ、上梁モ矢張知ル  
マシ、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

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

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鮑彪曰、楚  
一縣尹稱公、

今邊邑ノ恃ニスル者ハ、江南ト泗上ナレバ、楚王何故新城ヲ重ナル郡トナシ玉ハマ  
ヤ、邊邑ノ爲ニ便利ナラント、新城ノ令大ニ悦ビ、四馬乘車五百金ヲ具ヘテ、楚都ヘ遣  
タレバ、城渾之ヲ得テ、終ニ南、楚ニ交レリ、楚王果シテ新城ヲ主郡トナセリ、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

韓ノ公叔、齊魏ヲ引寄せ、太子楚、秦ヲ引寄せテ、國政ヲ爭ヘリ、

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

新城陽人ハ、皆楚ノ地名、○鄭申、楚ノ爲ニ韓ニ使シ、王命ヲ詐テ、新城陽人ヲ太子ニ  
與タレバ、楚王怒テ之ヲ罰セントセリ、

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  
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  
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  
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對テ、イフ、臣王命ヲ詐テ之ニ與タルハ、國ノ爲ニ計リタルナリ、臣太子ノ爲ニ新城陽

人ヲ得テ、公叔ト國政ヲ爭ハシメテ之ヲ得タレバ、齊魏必ズ韓ヲ伐シ、韓急ナレバ楚ニ由テ國命ヲ繫ギ留ル事故、何條新城陽人ヲ請求致サウゾ、太子勝タ子バ、走テ死セズバ、遽テ、楚へ來ル故、何條地ノ事ヲ言出ス暇アラウゾト、楚王善シトイフテ、終ニ罰セズ。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

五大夫ハ、楚ノ爵。○楚ノ杜赫、趙ヲ取收ヨト楚王ニ説キタレバ、王、杜赫ニ五大夫ノ爵ヲ與テ、王命デナク往カシメントセリ。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陳軫楚王ニイフ、赫、趙ヲ取收ル事出來マモ、五大夫ノ爵ハ、取返ス事出來マシ、左レハ功ナキ者ヲ賞スル譯ナリ、趙ヲ取收テモ、大王之ニ爵位ヲ加ヘ玉ハズハ、其善ヲ賞セヌ譯ナリ、大王十乘ヲ以テ趙へ遣リ、事成就セル上ニテ、五大夫ヲ與フニ若カシ、王イフ、善シト、軫テ十乘ヲ以テ遣ラシメタルニ、赫怒テ行カズ、軫、王ニイフ、是赫ニハ

趙ヲ取收ル事出來マナリ、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

楚王范環ニ問テイフ、寡人相ヲ秦ニ置度思フガ、誰ガ宜シカラシ、對テイフ、臣ニハ分ラズ、

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

王イフ、予甘茂ヲ相トナシ度思フガ、如何、對テイフ、不可ナリ、王イフ、何故、對テイフ、彼ノ史舉ハ上蔡ノ門番ニシテ、大ニシテハ君ニ事ル事出來ズ、小ニシテ家ヲ持ツ事出來ズ、煩細不廉トノ評判アルモ、甘茂之ニ事ヘテ意ニ適フヤウナセル故、惠王ヤ武王ノ明察モ、張儀ノ讒言好キモ、甘茂之ニ事ヘテ、十ノ官ヲ得テ罪セラレズ、茂ハ誠ニ賢者ナレトモ、秦ノ相ニナス事出來マシ、秦ニ賢相アルハ、楚國ノ不利益ナラン、

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味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

察ハ塞ノ訛鉅ハ詎ト通ス。○且王嘗テ召滑ヲ越ニ用テ、句章ノ地ヲ取玉ヘリ、唐昧ノ役ニ越亂レタル故、南瀨湖ヲ塞キ、江ノ東モ楚ノ地トナレリ、思フニ大王ノ功、此ノ如ク成タル譯ハ、越亂テ楚治リ居ル故ナリ、今大王此策ヲ越ニ用テ、秦ニ用ル事ヲ念玉ヘリ、臣思フニ大王何故早速前事ヲ念レ玉ヘルヤ、

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赫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大王若シ相ヲ秦ニ置度望ミ玉ハ、公孫郝ノ如キ者宜シカラン、一赫郝ハ秦王ト親ク、幼年ノ頃、一ッ衣服ヲ着、生長シテ一ッ車ニ乘リ、王ノ衣服ヲ着テ、政事ヲ聽キ居バ、真ニ大王ノ相ニハ屈竟ナラン、大王之ヲ相ニナシ玉ハ、楚國ノ大利益ナラン、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

齊約相甘茂於魏。

魏ノ相翟强死セリ、或人甘茂ノ爲ニ楚王ニイフ、魏ノ相ニナラレサウノ者ハ、秦人公  
子勁ナリ、勁魏ノ相トナラバ、魏秦ノ交際善クナルハ必定ナリ、秦魏ノ交際善クナレ  
バ、楚輕セラル故、大王齊ト約シテ甘茂ヲ魏ノ相トナスニ若カジ、

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王ハ名ヲ以テ人ニ高振ル事ヲ好ム故、今齊ノ行官ニ甘茂ヲ魏ノ相トナシ度趣ヲ  
請ハシメバ、齊王喜ブニ相違ナシ、魏承知セズハ、齊ト不和ニナラン、齊魏不和ニナレ  
バ、爭テ楚ヘ事ヘルハ必定ナリ、魏承知スレバ、甘茂ト樗里疾トハ、首ヲ取換ル程ノ深  
キ仇ナレバ、魏秦ノ交際不和ニナルハ必定故、雙方トモ楚ヲ重セン、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

齊秦共ニ楚ヲ攻タレバ、楚、景翠ニ六城ヲ齊ヘ贈リ、太子ヲ人質トナサシム、昭睢景翠

ニイフ、秦恐クハ景鯉蘇厲ニ頼テ、地ヲ楚ヘ獻上セン、君地ヲ出シテ齊ヲ取收ルニ、鯉ト厲トガ地ヲ得ルヲ以テ、秦ヲ取收ントスル故、君ノ事必ズ成ルマシ、  
 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人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  
 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景田惟孝曰、秦恐之、秦恐當作齊

君楚王ヲシテ秦ヘ多クノ賄路ヲ贈ラシメ、景鯉蘇厲ヲ使者トシテ秦ヘ入レシメ玉ヘ、齊恐ハ必ズ地ヲ請求セズシテ、楚ニ一致セン、若シ齊地ヲ請求セズハ、君齊ト和ヲ約スル事ニナラン、

○術視伐楚、楚命昭鼠以十萬軍漢中。

秦ノ將術視、楚ヲ伐ツ、楚、昭鼠ヲシテ十萬ヲ率キテ漢中ニ軍セシメヌ、

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幸、我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鼠宛死

昭睢秦ニ重丘ニ勝テリ、蘇厲宛公昭鼠ニイフ、楚王昭睢ガ秦ノ敗ニ附込ン事ヲ望ミ居レバ、必ズ君ノ兵ヲ分テ昭睢ニ益サン、秦ハ君ノ兵ノ分レタル事ヲ知バ、必ズ漢中ニ攻入ラン、願ハ君ノ爲ニ幸我ヲシテ私ニ楚王ニ告グサセシ、秦ノ兵漢中ニ攻入ラ

ント、左レバ君ノ兵分レズニ濟ムナラン、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

秦楚ノ漢中ヲ敗ル、楚王秦ヘ往ク、秦王抑留シタレバ、游騰、楚ノ爲ニ秦王ニイフ、大王楚王ヲ挾ミテ、天下ト共ニ楚ヲ攻玉フハ、不義ナリ、天下ト共ニ攻玉ハズバ、不利益ナリ、

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心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三國ハ、齊、魏、韓ナリ、

大王、楚王ト盟テ之ヲ戻スニ若カシ、楚王畏バ、敢テ盟約ニ背クマシ、若シ盟約ニ背クラバ、三國ト共ニ攻玉ヘ、左レバ大義ト申ス者ナリ、

頃襄王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

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楚ノ襄王太子ノ時齊ヘ人買トナリ居タリ、懷王死シタレバ、太子齊王ニ辭シテ歸ラントセシニ、齊王之ヲ要シテイフ、予ニ東地五百里ヲ與バ、君ヲ歸セドモ、與ヘヌ時ハ、君ヲ歸サズ、太子イフ、僕傳アレバ、請フ退テ傳ト相談仕ラン、傳ノ慎子イフ、獻シ玉ヘ、地ハ身ヲ助ル爲メノ者ナリ、地ヲ惜テ死父ヲ送ラヌハ、不義ナリ、臣ソレ故イフ、獻スル事便利ナリト、太子齊王ノ處ヘ往キ、謹テ地五百里ヲ獻セントイヒタレバ、齊王、楚ノ太子ヲ歸セリ、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太子楚ヘ歸リテ、王位ニ即タレバ、齊車五十乘ヲ以テ、東地ヲ貰受タシト申來レリ、楚王慎子ニ告テイフ、齊ノ使者來テ東地ヲ求ム、如何セバ宜カラン、慎子イフ、大王明日群臣ヲ入朝サセ、各其計ヲ獻セシメヨト、上柱國ノ子良入テ見エタレバ、王イフ、寡人が歸テ祖先ノ墳墓ヲ主リ、群臣ヲ復シテ、楚國ニ歸ル事ヲ求タルハ、齊ヘ東地五百里ヲ與ヘル約束ヲナシタル故ナリ、今齊使者ヲ以テ地ヲ要求セリ、如何セバ宜カラン、子良イフ、大王與ヘ子ハナルマジ、大王自身ニ玉音ヲ發シテ、強キ萬乘ノ齊ニ許シテ與ヘズバ、不信實ニテ、此後諸侯ト約束モ出來マジ、先ヅ與テ置テ攻玉ヘ、之ニ與ルハ信實ナリ、之ヲ攻ルハ勇武ナリ、臣ソレ故イフ、與ヘ玉ヘト、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子良退タレバ、昭常入テ見エタリ、王イフ、斯ク々々ノ譯ナレバ、如何セン、昭常イフ、與ヘテハナリマセヌ、萬乘トイフハ、土地大ナレバコソ萬乘トナリ居ラル、ナリ、今東地五百里ヲ無クセバ、楚國ノ半分ヲ無クス譯故萬乘ノ名アリテ、千乘ノ實ナキナ



リ、臣ソレ故イフ、與ヘ玉ヲナト、臣願ハ東地ヲ守ラン、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昭常退タレバ、景鯉入テ見エタリ、王イフ、斯ク々々ノ譯ナレバ、如何セン、景鯉イフ、與テハナリマセヌ、左レド楚獨テ守ル事ハ出來ズ、大王自身ニ玉音ヲ發シテ、萬乘ノ強キ齊ニ許シテ、與ヘズハ、天下ニ不義ノ名ヲ受ケン、楚モ獨テ守ル事出來ヌ故、臣願ハ西ヘ行テ、救ヲ秦ニ求メ、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

景鯉退タレバ、慎子進謁セリ、王三大夫ノ計ヲ慎子ニ告テ、子良ハ斯ク々々、常ハ斯ク

々々、鯉ハ斯ク々々イヒタルガ、三子中誰ノ計ヲ用ウベキヤ、慎子對テイフ、大王皆用キ玉ヘ、王佛然シテ、顔色ヲ變ヘテ、イフ、其ハ何ノ故ゾ、慎子イフ、臣其理由ヲ陳述セバ、大王尤ノ事ト思召サシ。

王發、上柱圖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王上柱圖子良ト車五十乗トヲ出立サセテ、北地五百里ヲ齊ヘ獻上シ玉ヘ、子良ヲ出立サセタル翌日、昭常ヲ大司馬トナシ、往テ東地ヲ守ラシメ玉ヘ、昭常ヲ遣タル翌日、景鯉ト車五十乗トヲ遣テ、救ヲ西、秦ニ求メ玉ヘト、王イフ、善シト、軀テ其如クナシタリ。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子良齊ヘ至タレバ、齊人ナシテ甲兵ヲ以テ、東地ヲ受ケシメヌ、昭常齊ノ使者ニ對テ

イフ予ハ東地ヲ守ル職ナレバ、死生志ヲ易ヘシ、十五歳以上、六十歳以下ノ者ヲ集レバ、三十餘萬ノ兵ヲ得ベシ、弊タル甲冑ト、鈍キ兵器ヲ以テ、下風ニ立テ、戰爭ノ御相手仕ラン。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如何。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子良ニイフ、大夫來テ地ヲ獻スルト申セドモ、今常守リ居ルガ、如何セバ宜カラン、子良イフ、臣自身ニ命令ヲ國王ヨリ受タリ、然ルニ常、命令ヲ詐リ居レバ、大王攻玉ヘ。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齊王大ニ兵ヲ起シテ、東地ヲ攻メ、昭常ヲ伐ク、トテ、未ダ其境ニ陷込メ、内、秦五十萬ヲ率キ、齊ノ右壤ニ推出シテ、イフ、一、躰楚ノ太子ヲ劫シテ歸サヌハ、不仁惠ナリ、又東地五百里ヲ奪ハント望ムハ、不義ナリ、此儘兵ヲ收バ宜シ、左ナクハ、戰爭ノ御相手仕

ラン、齊王恐レ子良ニ請テ、南、楚ヘ話シ、西、秦ヘ使者ヲ遣レリ、楚、齊ノ患ヲ免レ、士卒ヲ用ハズシテ、東地再度無事ニ濟ミタリ、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

栖恐ハ西ノ訛、否ザレバ、殊ニ下ノ南ト對セズ、○女阿蘇子ニイフ、西、秦ヘ楚王ヲ往シメ、太子ヲ危セシ者ハ、君ナリ、今楚王國ヘ歸リ、太子モ南、楚ヘ歸バ、君危ナルハ、必定故、君人ヲ以テ太子ニ、蘇子ハ太子ガ自分ヲ怨ル事ヲ知居レバ、必ズ太子ニ不利益ヲ掛ケル故、蘇子ト和グニ若カシ、左レバ蘇子ハ太子ノ歸國ニ就テ、盡力セントイヒ玉ヘ。

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蘇子聽テ人ヲ以テ其如クイハシメタレバ、太子モ蘇子ト和ギ度ト申越セリ、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

長沙ノ戰ニ、楚ノ太子橫、齊ヘ人質トナレリ、

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

楚王死シタレバ、薛公太子横ヲ歸シ、因テ韓魏ノ兵ト引續テ東國ヲ攻タレバ、太子恐

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

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昭蓋イフ。屈署ヲシテ他ノ東國ヲ齊ヘ遣リ、之ト和ギテ秦ヲ動スニ若カシ、秦ハ齊ガ

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

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太子イフ。善シト。早速屈署ヲシテ、新東國ヲ以テ齊ト和睦セシム、秦王之ヲ聞テ恐

レ、辛戎ヲシテ楚ヘ告グシメテイフ。齊ニ東國ヲ與ヘ玉フナ、子君ノ爲ニ援兵ヲ出サ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

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

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

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

殺無罪之臣。而明入之欺。王乃不殺。中射ハ、中謝ト同シ。侍御ノ官。○楚王ニ不死ノ藥ヲ獻上セル者アリ、謁者藥ヲ取テ奧

ヘ往ントセシニ、中謝ノ士問テイフ。飲テハ如何、謁者イフ善カラン、士因テ奪テ飲タ

リ、王怒テ人ヲシテ中謝ノ士ヲ殺サシメントシタレバ、士、人ヲ以テ王ニ説カシメテ

イフ、臣謁者ニ問タルニ、謁者飲ムベシト申タル故、臣飲タリ、左レバ臣ニ罪ナシ、罪

ハ謁者ニ在リ、且客不死ノ藥ヲ獻上セシニ、臣飲テ大王臣ヲ殺シ玉ハ、是死藥ナリ、

大王無罪ノ臣ヲ殺シテ、客ガ死藥ヲ不死ノ藥ト欺ク事ヲ明ニシ玉フハ宜敷ルマシ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秦君ハ、當ニ齒ニ作ルベシ、

齊楚ノ將淖齒ガ、閔王ヲ弑セル故、楚ヲ仇トセリ、

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

其後秦齊ノ心ヲ得度思ヒ、蘇涓ヲ楚ヘ、任固ヲ齊ヘ遣レリ、

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

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

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

齊明。楚王ニイフ、秦王楚ト和ギ度望ムハ、齊ト和ギ度望ム程デモアルマジ、今涓ヲ遣ハセシハ、齊ヘ秦楚親ミ居ル事ヲ見セテ、固チ齊ヘ受サセル助ニナスナリ、齊ハ楚ガ涓ヲ受ルヲ見バ、必ズ固チ受ン、左レバ大王涓ニ聽バ、恰度固ノ爲ニ齊秦ヲ合同セサル勘定ナリ、齊秦合同セバ、楚ノ不利益ナラン。

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鮑彪曰、得也。鮑彪曰、得也。

且涓ガ楚ヘ來テイフ、辭ハ、固ガ齊ヘ往テイフ辭トハ相違シ居ルハ必定故、大王人ヲ以テ涓ガ齊ヲ薄スル辭ヲ齊ヘ告テ、固ガ齊ヲ厚スル辭ノ偽ナル事ヲ知ラシムルニ若カシ、左レバ齊秦合同シマジ、齊秦合同セズハ、大王重セラレン、大王齊ヲ收テ、秦ヲ攻度思召バ、今秦ニ屬スル漢中ヲ取ル事出來ン、大王若シ秦ヲ收テ齊ヲ攻度思召バ、淮水泗水ノ間ノ地ヲ得ル事出來ルナリ。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聲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莊辛。楚王ニイフ、大王、州侯、夏侯ヲ左右ニ置キ、鄢陵君、壽陵君ヲ同車サセ、只々淫猥逸樂ニ流レ、奢靡ニ耽テ、國政ニ心ヲ用キ玉ハズハ、楚國危カラシ。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祇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祇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襄王イフ、先生老耄シテ心狂タルカ、左様ナ不祥ノ事ヲ申シテ、人ヲ惑ハシメ玉フカ、莊辛イフ、臣誠ニ楚國ノ危ヲ見タレバ、コソ斯ク申スナレ、敢テ不祥ノ事ハ申サジ、大王何時迄モ四人ヲ寵愛シ居玉ハ、楚國亡ルハ必定故、臣願ハ趙ニ避ケ、滯留シテ見物シ居ラン。

莊辛去之。淹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楡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

莊辛去テ趙ヘ往キ、滯留スルコト五ヶ月ニシテ、秦果シテ鄢郢巫上蔡陳ノ地ヲ拔タレバ、襄王漂流シテ、城陽ニ隠レ居タリ、騶テ人ヲ以テ騶從ヲ具ヘテ、莊辛ヲ趙ヨリ召ビ迎タレバ、莊辛イフ、承諾セリト、

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

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纜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莊辛至タレバ、襄王イフ、寡人先生ノ忠告ヲ用キヌ故、斯様ナ事ニ立至レリ、就テハ如何セバ宜敷ラン、莊辛對テイフ、臣承ルニ俗諺ニ兔ヲ見テ獵犬ヲ求テモ晚クハナク、羊ヲ逃シテ羊小屋ヲ修復シテモ遅クハナシト、臣承ルニ昔殷湯周武ハ、百里ノ小ヲ以テ起リ、夏桀殷紂ハ、天下ノ大ヲ以テ亡ブ、今楚ハ小國ナレドモ、長ヲ斷チ短ニ足セバ、數千里アリ、僅百里位ノ者デハナシ、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乎坵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鮑彪曰、飴米醴所調、調以解之、又旅膠於坵、以膠之、俛ハ八尺ナリ、大王ハ彼ノ蜻蛉ヲ見玉ハヌカ、六足四翼ヲ具ヘテ、天地ノ中ヲ飛廻ハリ、俯シテ蚊ヤ此ヲ啄テ食ヒ、仰テ甘露ヲ承テ飲ミ、自分ニ患ナシト考ヘ、人ト爭ハヌモ、十五六歳ノ童子ガ細竿ニテ、四仞ノ上ニ己ヲ捕テ、螻蟻ノ餌食トナルコトヲ知ラヌナリ、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一、蜻蛉ハ小事ナレド、黃雀モ其通リニテ、俯シテ白粒ヲ啄ミ、仰テ繁茂セル樹ニ栖ミ、羽バタキシテ、自分ニ患ナシト考ヘ、人ト爭ハヌモ、公子王孫ガ、左ニ鐵砲ヲ抱ヘ、右ニ彈丸ヲ籠テ、他ノ同類ヲ鳥媒トナシ、側ヘ近寄セテ、十仞ノ上ニテ發砲シ、晝間ハ茂樹ニ游ヒ居ル者ガ、夕方ニハ調理サレテ、酒ノ肴トナリ、暫時ノ間ニ、公子ノ手ニ捕ラルコトヲ知ラヌナリ、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鱗鯉。仰嚼菱衡。以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緡。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俎。

吳師道曰、衡與菱並言、即行接余、水草也、矰ハ弋射ノ石鏃、盧ハ猿ト同シ、黑弓ナリ、矰

ハ弋射ノ矢、繳ハ生絲ヲ繫テ射ル者、礮ハ利ナリ、礮ハ落ト同ジ、楯ハ隕ト同ジ、鼎ハ大鼎ナリ、○一鉢黃雀ハ小事ナレド、黃鵠モ其通りニテ、江海ニ游ギ、大池ニ涵リ、俯シテ鱉鯉ヲ啄ミ、仰テ水草ヲ嚼ミ、其六翮ヲ奮テ、清風ニ上リ、飄然ト高ク飛ビ、自分ニ患ナシト考ヘ、人ト争ハヌモ、射ル者ガ其弓矢ヲ修復シ、其道具ヲ繕テ、百仞ノ上ニ射テ、矢ヲ脊負ヒ細キ絲ヲ引ズリ、清風ヲ切りテ、落ルコトヲ知ラヌナリ、ソレ故晝間ハ江河ニ游ギ居ルモ、夕方ニハ鼎中ニ調理セラル、ナリ、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將

一鉢黃鵠ハ小事ナレド、蔡ノ靈侯ノ事モ其通りニテ、南、高キ堤ニ游ビ、北、巫山ニ上リ、茹溪ノ水ヲ飲ミ、湘水ノ魚ヲ食ヒ、美人ヲ左右ニ連立チ、之ト高蔡ノ中ヲ奔走シテ、國政ヲ顧ミズ、子發ガ靈王ノ命令ヲ受テ、朱絲ヲ以テ已ヲ束縛シテ、之ヲ王ニ示スコトヲ知ラヌナリ、

夫、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

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郢塞之內。而投已乎郢塞之外。

一鉢蔡ノ靈侯ノ事ハ小事ナレド、大王ノ事モ其通りニテ、州侯夏侯ヲ左右ニ置キ、鄢陵君壽陵君ヲ同車サセ、封スル所ノ食祿ヲ食テ、四方ヨリ貢スル所ノ金ヲ使ヒ、之ト雲夢ノ中ヲ奔走シテ、天下國家ヲ心頭ニ掛ケズシテ、彼ノ魏冉ガ命ヲ秦王ヨリ受テ、秦兵郢塞ノ中ニ滿テ、自分ヲ郢塞ノ外ニ放逐シタルコトヲ知リ玉ハヌナリ、

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淮北ノ地ヲ賜ヘリ、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ハ軍齊韓魏共々燕ヲ攻ム、燕太子ヲシテ救ヲ楚ニ請ハシメタレバ、楚王景陽ヲ大將トシテ救ハシメヌ、日暮舍ル時、左右司馬ノ者ニ各壘壁ノ地ヲ定メシメタリ、

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

大雨ニテ山ノ水推流シテ、前日營タル所、皆没入サレタレバ、軍吏心服セリ、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是ニ於テ燕ヲ救ハズシテ、魏ノ離丘ヲ攻メ、之ヲ取テ以テ宋ニ與タレバ、三國恐テ、兵ヲ罷メヌ。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畫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恠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魏ハ西ニ軍ヲ張リ、齊ハ東ニ軍ヲ張レリ、楚軍歸度思ヘドモ、歸ル事出來ズ、景陽、魏ノ軍門ヲ明ケテ、晝ハ車騎、夜ハ松明ヲ燒テ、使テ魏ヘ通スルヤウ見セ掛タレバ、齊ノ師之ヲ恠テ、燕楚、魏ト齊ヲ伐ツナラント思ヒ、兵ヲ引テ立去レリ、齊ノ兵已ニ去タ

レバ、魏其仲間ヲ失ヒ、共々ニ楚ヲ伐タズシテ、夜竊ニ遁レタリ、楚ノ師モ戻リヌ。

考列王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

鮑彪曰、益謂有祿位。○唐且春申君ニ面會シテイフ、齊人ハ身ヲ飾リ行ヲ修テ、祿位ヲ得ル事ヲナセドモ、臣ハ耻ケ敷思テ之ヲ真似ス、今江河ヲ涉ルコトモ厭ハズ、千餘里ヲ道中シテ、楚ヘ來リタルハ、君ノ義ヤ業ヲ勝レタリト思フ故ナリ、

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臣承ルニ孟賁專諸ガ、錐ノ刃ヲ懷ニシテモ、天下デハ矢張勇士トナシ、西施ガ、毛衣ヲ被テモ、天下デハ矢張美人トナス、今君萬乘ノ楚ニ相トナリ、中國ノ難ニ當テ、欲スル者ガ成ラズ、求ル者ガ得ラレヌハ、名臣之キ故ナリ、

夫臯綦之所以能為者。以散綦佐之也。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臯。而令臣等為散乎。

一 躰某が能ク勝ツ譯ハ、衆某が之ヲ助ル故ナリ、一ノ衆某ガ五ノ衆某ニ敵對出來  
 又ハ明白ナリ、君何故天下ノ衆某トナリテ、僕等ヲ衆某トナシ玉ハザルヤ、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  
 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  
 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孫子ハ、荀卿ナリ、漢ノ宣帝ノ諱ヲ避タルナリ、時ニ蘭陵ノ令タリ、故ニ藉之以百里  
 勢トイフ、○或人春申君ニ說テイフ、湯ノ亳、武王ノ鎬ハ、皆方百里ヨリ少キモ、天下  
 ナ有テリ、今荀卿ハ天下ノ賢者ナルニ、君之ニ百里ノ勢ヲ借サシメタラバ、君ノ爲ニ  
 不利益ナラン、春申君イフ、善シト、是ニ於テ人ヲ以テ荀卿ヲ謝絶セシメタリ、

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  
 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  
 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

荀卿去テ趙ヘ往キタレバ、趙上卿トナセリ、別人又春申君ニ說テイフ、昔伊尹夏ヲ去  
 テ殷ニ入タレバ、殷王トナリテ夏亡ビタリ、管仲魯ヲ去テ齊ヘ入タレバ、魯弱クナリ

テ齊強クナレリ、賢者居ル所ハ其君尊ク、其國榮ユルナリ、今荀卿ハ天下ノ賢者ナル  
 ニ、君何故謝絶シ玉ヘルヤ、春申君又イフ、善シト、是ニ於テ人ヲ以テ荀卿ヲ趙ヨリ召  
 ビ迎ヘヌ、

孫子爲書謝曰、痛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  
 也、此爲却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  
 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  
 廢正適而立不義、

荀卿書ヲ認メ謝絶シテイフ、諺ニ癩病者王者ヲ憐ムトイヘルハ、不敬ノ辭ナレドモ  
 詳ニ察セズハナルマシ、是ハ癩病ハ惡疾ナレドモ、却弒死亡ノ君ヨリハ愈レリトイ  
 フ事ナリ、一躰人君年少ニテ、材能ニ誇リ、制度具テ、奸邪ヲ知ラヌ時ハ、大臣國政ヲ  
 擅斷シ、私ニ自分ヲ誅スル者ヲ禁止セシトノ考ヨリシテ、賢長ノ君ヲ弒シテ、幼弱ノ  
 者ヲ立テ、正嫡ノ子ヲ廢シテ、庶子ヲ立ツ、

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  
 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  
 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



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

横田惟孝曰：君字恐衍。○春秋ニ之ヲ戒テイフ、楚ノ王子圍、鄭ヘ使ニ往カントシテ、未ダ國境ヲ出ヌ内、楚王大病ト聞キ、引返シテ病氣ヲ見舞、終ニ冠ノ紐モテ王ヲ絞リ、殺シテ自立セリ、齊ノ崔杼ノ妻、美人ナリシカバ、莊公密通セリ、崔杼其黨與ヲ引連テ攻メタレバ、莊公崔杼ニ國ヲ半分與フ故、許セト請ヒタレドモ、許サズ、宗廟ニテ自殺セント望ミタレドモ、許サズ、莊公駈出シテ、外ノ牆根ヲ乘越タレバ、崔杼其股ヲ射、終ニ殺シテ其弟ノ景公ヲ立タリ、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刳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

關君長曰：胞疑疱字訛、疱亦腫疾也、○夫レ癰病者ハ、癰腫胞疾トハイヘ、前世ノ王ノ如ク絞リ殺サレタリ、股ヲ射貫カレテ死セル事ハナク、近世ノ王ノ如ク、筋ヲ抜カレテ死シタリ、餓テ死セル事ハナシ、一軀刳弑死亡ノ君ハ、心身ノ苦ハ非常ニテ、癰病者

ヨリモ甚シカラン、左レバ癰病者王者ヲ憐ムトイヘル諺モ、強チ無理ナラジト、因爲賦曰：實珍隨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婞子奢、莫知媒兮、媼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聵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禕衣ハ、王后ノ畫雉衣、閭婞子奢ハ、皆古ノ美人、媼母ハ、古ノ醜婦、○聵テ賦ヲ作テイフ、實珍隨珠アルモ、世人ハ佩ルコトヲ知ラズ、禕衣絲衣ハ美ナレドモ、世人ハ他ノ衣ト異ニスルコトヲ知ラズ、閭婞子奢ノ美人アルモ、之ガ爲ニ媒酌シテ、良緣ヲ求サセ、ルコトヲ知ラズ、媼母ノ醜婦ヲ、世人ハ搜シ得テ寵愛シ、盲チ明トナシ、聵チ聰トナシ、是ヲ非トナシ、吉チ凶トナス、嗚呼上天ハ、爭デカス様ナル亂惑ノ者ト同カルベキヤ、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詩ハ小雅宛柳、目、察ハ病ナリ、

詩ニイフ、天理甚ダ明ナレバ、自ラ禍ヲ取ルヘカラズト、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

吳師道曰：春秋二字、恐因下文衍、○虞卿春申君ニイフ、臣承ルニ安キ時ニ、危ヲ思ヒ、危キ時ニ安キ慮レト、

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映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

今楚王老年ナレバ、君ノ封土ハ早ク定メテハナルマジ、就テハ君ノ爲ニ考ルニ、封土

ハ楚ノ遠方ニ得ルガ宜カラシ、秦ノ孝公、商君ヲ封セシモ、孝公死シテ、後ノ王ノヲ殺

セリ、秦ノ惠王、魏冉ヲ封セシモ、惠王死シテ、後ノ王ノヲ奪ヘリ、衛鞅ハ功臣、魏冉ハ

外姻ナレドモ、或ハ奪ハレ、或ハ殺サレタルハ、封土其國都ニ近キ故ナリ、太公望ハ齊

ニ封セラレ、邵公奭ハ燕ニ封セラレタルハ、其王室ト離レ居ル爲メナリ、

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

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

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

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

今燕ノ罪大ナレバ、趙大ニ怒居レリ、ソレ故、君、兵ヲ北ヘ向テ趙ニ德ヲ被セ、亂虐ノ

燕ヲ踐ミ散シテ、一身ノ封土ヲ定ルニ若カシ、是千載ノ一時ナリ、春申君イフ、燕ヲ攻ルニハ道ヲ齊若クハ魏ニ假リズハナルマジ、魏モ齊モ近頃楚ヲ怨ミ居レバ、楚軍ガ燕ヲ攻度モ往ク道ナシ、對テイフ、願ハ魏王ニ説テ道ヲ假スヤウニ致サセン、春申君イフ、如何、對テイフ、臣願ハ魏ヘ參テ信用スルヤウニ致サセン、

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

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魏王曰。魏

王イフ、前ニ子ハ天下ニ敵ナシトイヒナガラ、今辛ウジテ燕ヲ攻ントストイヘルハ、

何事ゾ、

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

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而越趙魏若鬪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

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對テイフ、今馬ハ力多キ者トイフハ、可ナレドモ、若シ千鈞ニ勝ユルトイハ、不可ナ

リ、其譯ハ千鈞ハ馬ノ任ニアラヌ故ナリ、今楚ハ强大トイフハ、可ナレドモ、若シ趙魏

ヲ通り越シテ、燕ト戰爭スルハ、如何シテ能ク楚ノ任ユル所ナラウヤ、楚ノ任ユル所ニアラヌニ、楚之ヲナスハ、即チ楚ヲ疲スナリ、楚ヲ疲スハ、即チ魏ヲ強クスルナリ、大王ニ於テ孰ガ便利ナルヤ、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訕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也。吳師道曰、義之、謂制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

或人楚王ニイフ、臣承ルニ合縱者六國ヲ合セテ、大王ハ入朝サセント望ミ居ル趣、願ハ大王承知シ玉ヘ、一躰屈リタル者ニ因テ仰ビ、患難ノ中ヨリ奮ヒ起テ、功ヲ成スハ、勇者ノ能クスル所、禍ヲ收メテ福トナシ、少チ制シテ多トナスハ、智者ノ任スル所ナ

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世。

吳師道曰、報報之反、言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形、鮑彪曰、偏猶專也、吳師道曰、寇猶賊害、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橫行於世、○一躰報々ノ反ト、黙々ノ

化トハ、獨リ大德ノ君ノミ能ク成ス事出來ル者ニテ、禍福貫通シ、生死鄰ヲ爲セリ、死生孰レニカ定ラズハ、大名ヲ著スニ足ラジ、寇艾セズハ、世ニ橫行スルニ足ラジ、

夫秦損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千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鮑彪曰、集田、噬、噬也、言擊也、所利之事、牟取也。

一躰秦ガ德ヲ損シ命ヲ失フコト久シキモ、六國之ヲ知ラヌナリ、彼ノ連橫者ハ、舌ヲ鼓シ機ヲ利トシテ、上ハ君ノ心ヲ求メ、下ハ百官ヲ貪リ、公ニ行テ私ニ利ヲ取ル、諸侯其邪說ヲ信スル故、國威ハ鴻毛ヨリモ輕クシテ、多クノ禍害ハ、丘山ヨリモ重キナリ、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天下合縱スル時、趙、魏加ヲ遣テ、楚ノ春申君ニ見エシメテ、イフ、君大將アリヤ、春申君イフ、大將アリ、予臨武君ヲ大將ニナシ度思ヘリ、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

日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擊也。

虛發ハ、直弦ヲ鳴シテ矢ヲ注ガサルナリ、鮑彪曰、有隱痛於身猶孽、○魏加イフ、臣幼年ノ頃、弓術ヲ好ムル故、今弓術ヲ以テ、譬テハ如何、春申君イフ、宜シ、魏加イフ、他日更羸、魏王ト京臺ノ下ニ居タル時、仰テ飛鳥ヲ見テ、更羸、魏王ニイフ、臣大王ノ爲ニ弓ヲ引キ矢ヲ放タズシテ鳥ヲ落サン、魏王イフ、射術左程巧者ナルカト、更羸イフ、可ナリト、間モナク一羽ノ雁東方ヨリ來リタレバ、更羸虛發ヲ以テ之ヲ落シタリ、魏

王イフ、射此ニ至ルベキカト、更羸イフ、是隱憂ヲ抱ケル雁ナレバナリ、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

王イフ、先生如何シテ知玉ヘルヤ、對テイフ、其飛ブニ靜ニシテ、鳴聲悲シ、一跡飛ブコトノ靜ナルハ、痛ミアル故ナリ、鳴クコトノ悲シキハ、久シク群ニ離タル故ナリ、疵口未ダ愈エズ、驚怖ノ心去ラヌニ、今弓弦ノ音ヲ聞テ、思ハズ高飛シタル故落タルナリト、

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臨武君ハ前ニ秦ニ敗ラレテ、驚心未ダ去ラヌ者ナレバ、秦ヲ禦グ大將ニハ用キ難カラン、

○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

汗明、春申君ニ面謁セントシテ、折ヲ待チ居ルコト三ヶ月ニシテ、面謁スルコトヲ得タリ、談話終テ、春申君大ニ悦ビタレバ、汗明又談話セントシテ望タルニ、春申君イフ、僕己ニ先生ヲ知レリ、先生大ニ休息シ玉ヘ、

汗明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憂テイフ、明願ハ君ニ問度事アレドモ、鄙陋ナ恐ル、知ラズ君ノ聖ハ堯ト孰レ、春

申君イフ、先生過テリ、僕何條堯ニ匹敵スルニ足ラウゾ、汗明イフ、左レバ君僕ヲ料ルニ、舜ト孰レ、春申君イフ、先生ハ即チ舜ナリ、汗明イフ、然ラズ、僕願ハ君ノ爲ニ言ヒ盡サシ、君ノ賢ハ實ニ堯ニ及バズ、僕ノ能モ舜ニ若カズ、夫レ賢舜ガ聖堯ニ事ルコト三年ニシテ、始テ知ラレタリ、今君ハ一朝ニシテ臣ヲ知玉ヘバ、君ハ堯ヨリ聖ニシテ、僕ハ舜ヨリ賢ナルナリ、春申君イフ、善シト、門下ノ吏ヲ召ビテ、汗先生ノ爲ニ客帳ヘ先生ノ姓名ヲ記載セヨト、後五日目ニシテ、面會スルコトニナセリ。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漉、腑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繫解、服牛、疏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驂之服、申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頭而屈膝、恐非折損、漉重也、蓋尾重而垂也、臟腑也、潰亂也、勞力故然、漉汁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爲白沫也、中阪、謂半於阪也、左傳杜註、遷延、却退也、索隱引策、改棘作棘、果然、謂入扶負其輓也、羈、八覆ナリ、噴、ハ鼻ヲ鼓スルナリ、吳師道曰、石聲之聲、宜衍、○汗明イフ、君驥ノ事ヲ聞玉フカ、一軀驥ノ

年長シ、鹽車ヲ引テ、太行山ニ上ルニ、蹄ハ展ビ膝ハ曲リ、尾ハ垂レ腑ハ潰レ、流汗地ニ流レ、白汗交々流レ、阪腹ニ躊躇シテ、人車輓ヲ負テ手傳テモ上ラレズ、伯樂出逢タレバ、車ヨリ下テ攀テ哭キ、自分ノ紵衣ヲ脱テ驥ニ被セタレバ、驥俯シテ息ヲ噴キ、仰テ嘶ク、其聲天ニ聞エ、金石聲ノ如シ、其ハ何故ガトイフニ、伯樂ガ自分ヲ知タルヲ悦ビタレバナリ、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被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今僕愚ニシテ州閭ノ部伍ニ困ミ、堀穴窮巷ノ中ニ住テ、鄙俗ニ沈ミ、汗レ居ルコト久シ、君僕汗ノ辱ヲ洗ヒ、不祥ヲ被テ、君ノ爲メ梁ノ困屈中ニ高ク嘶カシムルヤウサセ度御了簡ナキヤ、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祓卒無子、

楚ノ考烈王、子ナキ故、春申君心配シテ、大分子ノ出來サウナ婦人ヲ進タレド、終ニ子ナシ、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

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趙ノ人李園、自分ノ妹ヲ楚王ヘ獻シ度思ヘドモ、兼テ子ノ出來ヌヲ聞キ居レバ、寵愛ノ續カヌコトヲ恐テ、先ヅ春申君ニ事ヘテ舍人トナレリ、嬖テ休暇シテ歸ル時、故意ニ遲刻シテ歸タレバ、春申君其譯ヲ尋タリ、對テイフ、齊王使者ヲ遣シテ、臣ノ妹ヲ要求セシカバ、其使者、酒ヲ飲居タル爲メ、斯様ニ遲刻致セリ。

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

春申君イフ、約束出來タルカ、曰ク未ダ々々、春申君イフ、女弟ニ面會シ度思フガ如何、曰ク宜シ、嬖テ其妹ヲ進タレバ、春申君深ク寵愛セリ、間モナク妊娠シタレバ、李園妹ト密々相談セリ、女弟折テ見テ、春申君ニ說テイフ、楚王ガ君ヲ貴ビ愛スルコトハ、兄弟モ及バヌ程ナリ、今君楚ノ宰相タルコト二十餘年ナレドモ、楚王子ナシ、若シ王ノ死後代リニ兄弟ヲ立バ、元々親シク居ル所ノ者ヲ貴ブハ必定故、君長ク寵愛ヲ受ケ居ル譯ニハ參ルマジ、君久シク政事ヲ執リ居レバ、王ノ兄弟ニ對シテ、失禮ノ事モ多カラン、王ノ兄弟、君トナリタラバ、禍、君ノ身ニ及ブ故、如何シテ宰相ノ印ト、江東ノ封土トヲ持チ居ル譯ニハ參ルマジ、今妾ハ妊娠シタレド、幸ニ誰モ知ル者ナシ、妾ガ君ニ愛セラル、日モ淺キ故、君ノ重位ヲ以テ、妾ヲ楚王ヘ進玉ハ、楚王必ズ妾ヲ愛シ玉ハン、妾天ノ惠ニ賴テ、男子ヲ生バ、手モナク君ノ子ガ國王トナレルナリ、左レハ楚ノ全國ハ君ノ物トナラン、測ラレザル罪ニ臨ムト、此トハ孰カ利益ナルヤ、

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

者。

春申君大ニ尤ノ事ト思ヒ、之ヲ出シテ謹テ館舎ニ置テ、楚王ニ言上セリ、楚王召ビ入テ寵愛セシガ、終ニ男子ヲ出生セリ、因テ立テ、太子トナシ、女弟ヲ立テ、王后トナシヌ、李園貴バレテ政事ヲ執レリ、李園ハ去程ニ其妹ヲ入レテ王后トナシ、子ヲ太子トナシタレバ、春申君ノ語ガ他ヘ泄テ、自分ハ太子ノ父ナリトテ、益々驕慢ニナランコトヲ恐レ、竊ニ死士ヲ養ヒ、春申君ヲ殺シテ口ヲ滅サント巧メリ、國人中大分此事ヲ知居レリ、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吳師道曰、無妄、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

春申君楚ノ宰相トナリ居タルコト、二十五年ニシテ、考烈王大病ニナレリ、朱英春申君ニイフ、世ニ思掛ナキ福ト禍トアリ、今君無望ノ世ニ居リテ、無望ノ君ニ事ヘルニハ無望ノ人ナクテハナルマジ、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

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

春申君イフ、何チ無望ノ福ト申スヤ、對テイフ、君楚ニ相タルコト二十餘年、名目ハ宰相ナレド、其實ハ楚王ナリ、五人ノ子ハ、皆諸侯ノ相トナリ居レリ、今楚王大病ニテ、早晚死ントス、太子衰弱シテ病氣ニテ全快出來マシ、君少君ヲ輔テ、因テ位ヲ攝子テ、國政ヲ執ルコト、伊尹周公ノ如クニナシテ、少君成長ノ上、政事ヲ戻シ玉ヘ、左ナクバ終ニ南面シテ孤ト稱シ、因テ楚國ヲ取り玉ヘ、此ゾ僕ガ所謂無望ノ福ト申ス者ナリ、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

春申君イフ、何チ無望ノ禍ト申スヤ、對テイフ、李園國ヲ治メヌニ、楚王ノ舅トナリ、兵ノ將トナラヌニ、竊ニ死士ヲ養ヒ居レリ、楚王崩セバ、李園必ズ先ヘ宮中ニ這入テ、兼テヨリ春申君ヲ殺サントノ議ニ據リ、楚王ノ遺命ヲ矯メ、權威ヲ執リ、君ヲ殺シテ口ヲ滅サントナシ居レリ、此ゾ僕ガ所謂無望ノ禍ト申ス者ナリ、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

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剗ハ刺ナリ

春申君イフ、何チ無望ノ人ト申スヤ、對テイフ、君先ツ臣ヲ用テ、郎中ノ官トナシ玉ヘ、

楚王崩シテ李園先ヘ這入バ、僕君ノ爲ニ李園ノ胸ヲグサト刺シ殺サン、此ゾ僕ガ所

謂無望ノ人ト申ス者ナリ、

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レ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

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

春申君イフ、先生捨置テ再度イヒ玉フナ、李園ハ柔弱ノ者ニテ、僕之ト親キ故、ヨモ左

様ナ事ハ致スマジト、朱英禍ノ身ニ及バンコトヲ恐テ、出奔セリ、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内、

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

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其後十七日過テ、楚王死シタレバ、李園案ノ如ク先ヘ這入テ、死士ヲ棘門ノ内ニ忍バ

セ置タリ、春申君後レテ這入タレバ、棘門ニ忍ビ居タル死士、左右ヨリ春申君ヲ夾ミ

刺シ、其首ヲ斬テ、棘門ノ外ヘ投ケ棄タリ、是ニ於テ役人ヲ遣ハシテ、盡ク春申君ノ家

ヲ滅サシメヌ、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李園ノ妹、最初春申君ニ愛セシレ、妊娠シテヨリ楚王ヘ進メタリシガ、其生ミタル子

ガ、終ニ立テ楚ノ幽王トナレリ、此年秦ノ始皇位ニ即テ九年目ナリシガ、嫪毐モ叛逆

ヲ秦ニナサントシテ、發覺シテ、三族皆殺ニサレ、呂不韋モ宰相ヲ免セラレヌ、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鵲不爲鵲也。  
横田惟孝曰、循疑當作脩、圍ハ禦ト同シ、○史疾、韓ノ爲ニ楚ヘ使ニ往ケリ、楚王問テイフ、卿ハ何ノ道ヲ修行セシヤ、對テイフ、列子ガ賊ヲ禦ク辭ヲ修行セリ、王イフ、何ヲ貴ブヤ、對テイフ、正道ヲ貴ブ、王イフ、正道デモ國ヲ治ル事出來ルヤ、對テイフ、可



ナリ、王イフ、楚國盜賊多シ、正道ニテ盜賊ヲ禦グ事出來ルヤ、對テイフ、可ナリ、王イフ、正道ニテ盜賊ヲ禦グニハ、如何スルヤト、問モナク、鵠ガ家屋ノ上ニ止タレバ、疾イフ、願ハ承ラン、楚人ハ此鳥ヲ何ト申スヤ、王イフ、鵠ト申ス、疾イフ、鳥トイフテハ如何、王イフ、不可ナリ、疾イフ、今大王ノ國、柱國、令尹、司馬、典令ナドノ、官アリ、其人ヲ保證シテ、官吏ヲ命スルニハ、定メシ清廉潔白ニシテ、能ク職ニ協フト申シ、ナラン、左レド今盜賊公然ト行レテモ、禁止スルコト出來ヌハ、即チ鳥ガ鳥デナク、鵠ガ鵠デナキナリト、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關君長曰、加被也、此爲繳射、故不謂中、橫田惟孝曰、歸疑作騏、○楚ノ人ニ弱キ弓、細キ絲モテ、小鳥ヲ射留ル者アリタリ、

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鸞、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

司馬貞曰、騏、小雁也、羅ハ蓋シ小鳥ノ名、廣雅云、鸞、鴨也、道ハ言ナリ、稱ハ量ナリ、○頃襄王其隣ヲ聞キ、召出シテ問タレバ、對テイフ、臣好テ騏鴈羅鸞ヲ射レドモ、此ハ小

キ矢ヲ發シテ事故、大王ノ爲ニ語ルニ足ラズ、且楚國ノ大ト、大王ノ賢トヲ以テセバ、其射ル所、此ノ如キ小鳥位ノ者デハアルマシ、

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鸞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大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司馬貞曰、小鳥有青首者、六雙ハ、秦魏以下ノ十二國ヲ鳥ニ比シテイフ、

昔三王ハ、道德ヲ弋トシ、五霸ハ戰國ヲ弋トセリ、ソレ故秦魏燕趙ハ、騏鴈ナリ、齊魯韓衛ハ、青首ナリ、鄒費邾邳ハ、羅鸞ナリ、其他ハ射ルニ足ラヌ者、大王此十二羽ノ中、孰レヲ取フヤ、大王聖人ヲ弓トシ、勇士ヲ絲トシ、充分弓ヲ引シホリテ、此ヲ射止メ玉ヘ、此十二羽ハ獲ニ盛リ車ニ載セテ、持歸ルコトヲ得ベシ、其樂ミハ朝夕ノ樂ミ位

デハナク、其獲物モ、鳧鴈ノ利位デハナシ、  
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

臂顛越矣。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

大王朝弓ヲ張テ、魏ノ大梁ノ南ヲ射、其右ノ臂ヲ射留テ、直ニ之ヲ韓ヘ連屬シ玉ハ、中國ノ路絶ヘテ、上蔡ノ郡破レン、邊陲ノ東ヲ繞ラシ射、魏ノ左ノ肘ヲ解キ離シテ、外定陶ヲ擊バ、魏ノ東方以外ハ棄ラレテ、大宗方與ノ二郡ハ拔取レン、且魏左右ノ臂ヲ斷バ、顛墜セン、魏ノ胸前ニアル郊國ヲ擊バ、大梁取ルコトヲ得ベシ、大王蘭臺ニ於テ絲ヲ捲キ、西河ニ於テ馬ニ水飲シメバ、魏ノ大梁ヲ定ルコトハ、弋一發ノ樂ミナリ、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罽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襪、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自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

司馬貞曰、罽鳥、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罽、ハ翅ト同シ、關君長曰、布襪、罽鳥之不能飛、○若シ大王誠ニ弋射ヲ好テ、倦ミ玉ハズハ、良弓ヲ出シ、新繳ニ石矢ヲ着ケ、罽鳥ヲ東海ニ射線ラシテ、長城ヲ覆フテ防禦トナシ、朝ニ東莒ヲ射、夕ニ沮丘ニ矢ヲ

發シ、夜、卽墨ヲ射、反テ午道ニ立籠バ、長城ノ東ハ取レテ、太山ノ北ハ拔ケン、西、趙ト境ヲ連テ、北、燕ニ道ヲ通ゼバ、齊趙燕ハ翅ヲ垂ル、故、合縱ハ約束ヲ待タズトモ成就セン、北、燕ノ遼東ニ於テ、諸方ヲ見物シ、南、越ノ會稽山ニ登テ眺望セバ、弋二發ノ樂ミナリ、

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

彼ノ泗水ノ上ノ十二諸侯ノ如キハ、所謂射ルニ足ラマ者故、左ニ絲ヲ縈ヒ、右ニ打拂

テモ、容易ニ取盡スコト出來ルナリ、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

今秦、韓ヲ破テ大憂トナシ、多ノ城ヲ得テモ、敢テ守ラズ、魏ヲ伐テモ功ナク、趙ヲ擊テ反テ疲バ、秦魏ノ勇氣勢力ハ盡ル故、楚ノ舊地、漢中、析郢ハ、回復スルコトヲ得ベシ、大王寶弓ヲ出シ、新繳ヲ落シ、鄢塞ヲ涉テ、秦ノ疲弊ヲ待居バ、山東河内ハ、合一スルコトヲ得ベシ、民ヲ慰メ、衆ヲ休息サセ、南面シテ王ト稱スルコトハ容易ナリ、

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ソレ故イフ。秦、大鳥トナリテ、海内ヲ脊負テ居リ、東ニ向テ立チ、左手趙ノ西南ヲ取リ、右手楚ノ鄢郢ニ至リ、胸前ハ韓魏ヲ擊チ、頭ハ中國ニ垂レ、場處ハ便利ニシテ、形勢ハ地ノ利アリ、翼ヲ奮ヒ羽バタクニスルコト、方三千里ナレバ、秦ハ仲々獨舉テ夜射止ル譯ニハ參ルマジ、

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隔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中野、中野也。

襄王ヲ感激セシメントセシ故、此辭ヲ以テ返答セリ、襄王召出シテ、俱ニ物語シテ、終ニイフ、先君懷王ハ、秦ニ欺レテ外國ニ於テ死去シ玉ヘリ、此ヨリ大ナル怨ハナガレベシ、匹夫ノ身テサヘ、怨ヲ諸侯ヘ報ヒタル白公勝伍子胥ノ如キ者アリ、今楚ノ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アレバ、中國ニ跋扈スルニ足レリ、然ルニ坐ナガテ困辱ヲ受ルハ、臣

竊ニ大王ノ爲ニ取ラザルナリ、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是ニ於テ頃襄王、諸侯ヘ使者ヲ遣リ、又々合縱シテ、秦ヲ伐ダントセリ、

石川鴻齋先生編

# 中等教育 漢文軌範

全一冊 洋裝  
正價 四拾錢  
郵稅 八錢

雄渾豪壯長原の百川を吸ふが如く、綺羅句、爛紅葉の夕暉に映ずるが如く、奇幻噴達、高華玲瓏、海岳を震動し、雷鳴の響に所謂天地の盛衰を描く者は、漢文の獨妙なり。明治の文運、字内を風靡し、海内の青年才子亦文壇に呼喚す。雖も皆放意、意氣に非らずれば、綺羅句、爛紅葉の夕暉に映ずるが如く、雄渾豪壯長原の百川を吸ふが如く、綺羅句、爛紅葉の夕暉に、指針を取らんとして、大之を發し、初學少年の爲めに、交海の隨ひ、古人の作例上、廣延諸公の雄篇より、近代に至るの傑作及び、明清宋元諸名家の妙文數篇を、掲げ、一々、圈點を施し、評語を加へ、其妙境佳處、并に緊要の處を知らしむ、撰譯、成、荷くもせず、眞に是れ、文海の燈明臺なり、之を讀むもの、正に、文情景の如く、變化雲の如く、直ちに、古人の門牆に入らん。

大槻東陽先生校訂

# 春秋左氏傳校本

全十五冊  
大判和裝  
正價 五拾錢  
郵稅 廿五錢

古の長史をいふもの必ず左國史漢を稱す、先秦、名文を譽るもの亦必ず先づ指を左氏に用す、而して此書は大槪先生が諸種の善本を集めて校訂し、且、註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れば、左氏の眞面目を得たること、天下此書の右に出づるものなし。

# 後藤 五經

全十一冊 和裝  
正價 四拾錢  
郵稅 廿五錢

四書五經に長點本と稱せられ、方今世上に專用せらるる者、は後藤點あり、抑々後藤點は、道春點の難讀を改訂、修補し、專ら平易通解せしものにして、是皆購讀者の熟知する所なり、本館は世に其點本を紹介し、且つ文字、鮮明製本、堅固なるを以て、購讀者の爲め、便益を與ふ所、少なからず、請ふ、陸續愛讀の榮を賜はらんことを。

安原健堂先生著

# 和漢譯文法

全一冊 洋裝  
正價 十二錢  
郵稅 四錢

和文には和文の妙所あり、漢文亦漢文の趣味あり、然れども、和文を漢文に譯し、漢文を和文に譯して、二文の妙趣を兼ね、全たからしむるとは、數はし必要あるのみならず、亦甚はた難しとする所なり、中村惕齋の鉅鏡巧みに六經諸子を和譯し、大槪盤溪の近古史談妙に常山紀談、武將感狀記を漢譯するの類、古來人の嘆賞して、措かざる所なり、本書は此等、和漢文の對譯に資するが爲に、譯文の法を説くこと、甚はた親切なり。

# 支那文學全書

全部 三拾六卷  
紙壹萬六千頁  
正價 一冊金廿五錢、六冊前金壹圓三拾五錢、十二冊前金貳圓五拾錢、全部三拾六冊前金七圓、郵稅一冊八錢、每月二回發兌、廿六年十二月迄、全部完成ス。

三代秦漢の文華、發して孔孟となり、老莊となり、申韓となり、莊列となり、孫吳となり、各に別れて、諸子百家となる、典籍千萬、繼々觀るべし、本館は諸大家に於て、其精華を採り、これを大意を講述して、支那文學全書十二卷を發行したるに、意外の好評を博して、毎編數版を重ねるに至り、且つ續刊を懇請せらるるに、遂に英華を運びて、全部三拾六卷となし、月次續々刊行して、以て大方の雅望に充てんとす、莫くは陸續購讀の榮を賜へ。

第一編 四書講義 (大學中庸論語) 上卷	第二編 小學孝經忠經講義 全	第三編 老子孫子吳子講義 全	第四編 莊子列子孫子吳子講義 全	第五編 韓非子講義 全	第六編 正統文選 全	第七編 莊子文選 全	第八編 荀子文選 全	第九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一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二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三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四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五編 荀子文選 全
第十六編 近思錄講義 全	第十七編 史略講義 全	第十八編 國策講義 全	第十九編 經學講義 全	第二十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一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二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三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四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五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六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七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八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二十九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一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二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三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四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五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六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七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八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三十九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一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二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三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四編 支那文學史 全	第四十五編 支那文學史 全

3A-230

明治廿六年五月十六日印刷發行

定價金廿五錢

版權所有

編輯兼  
發行者

大橋 新太郎

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八番地

印刷者

久米川 治三郎

芝區南佐久間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印刷所

國文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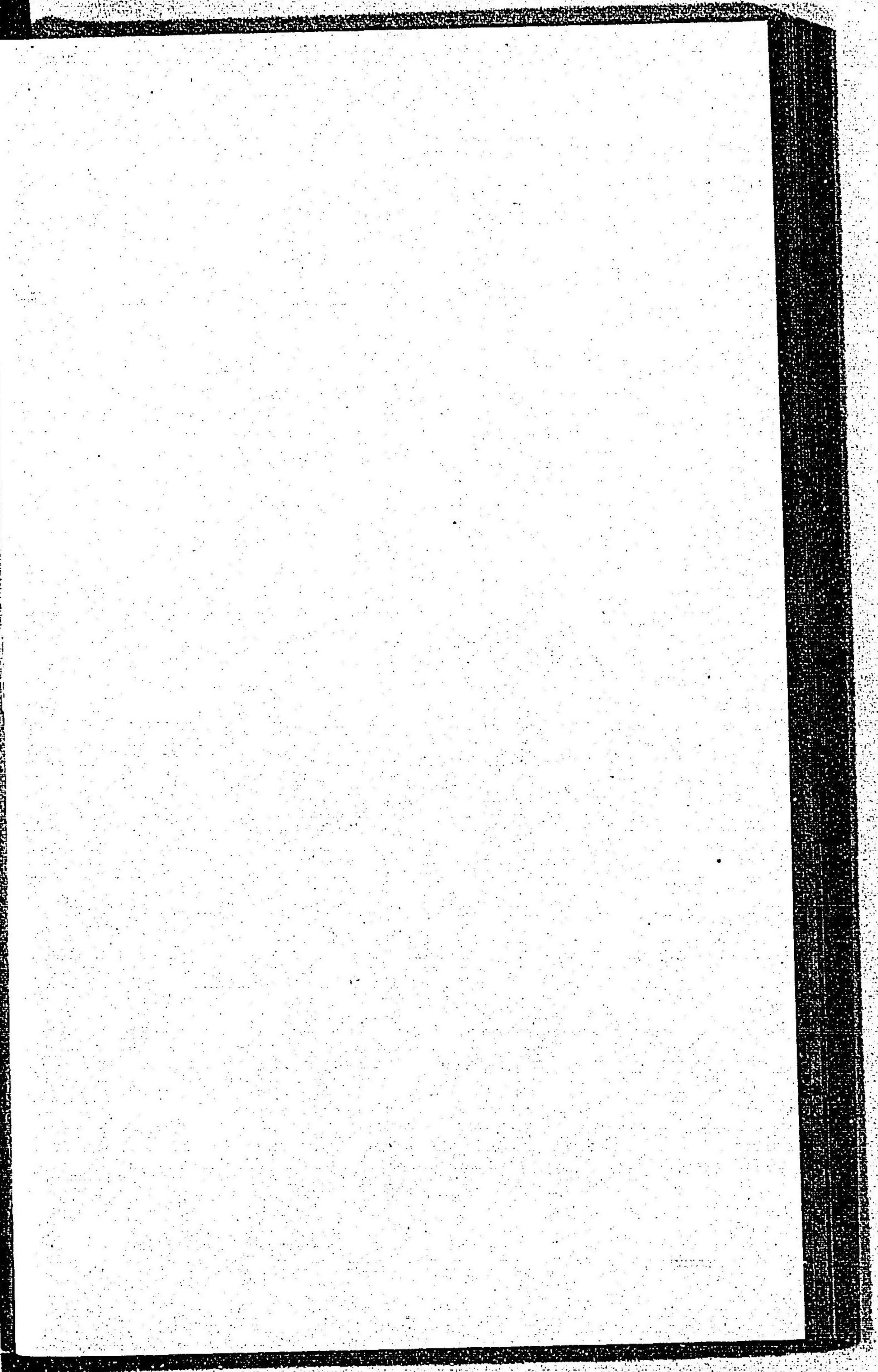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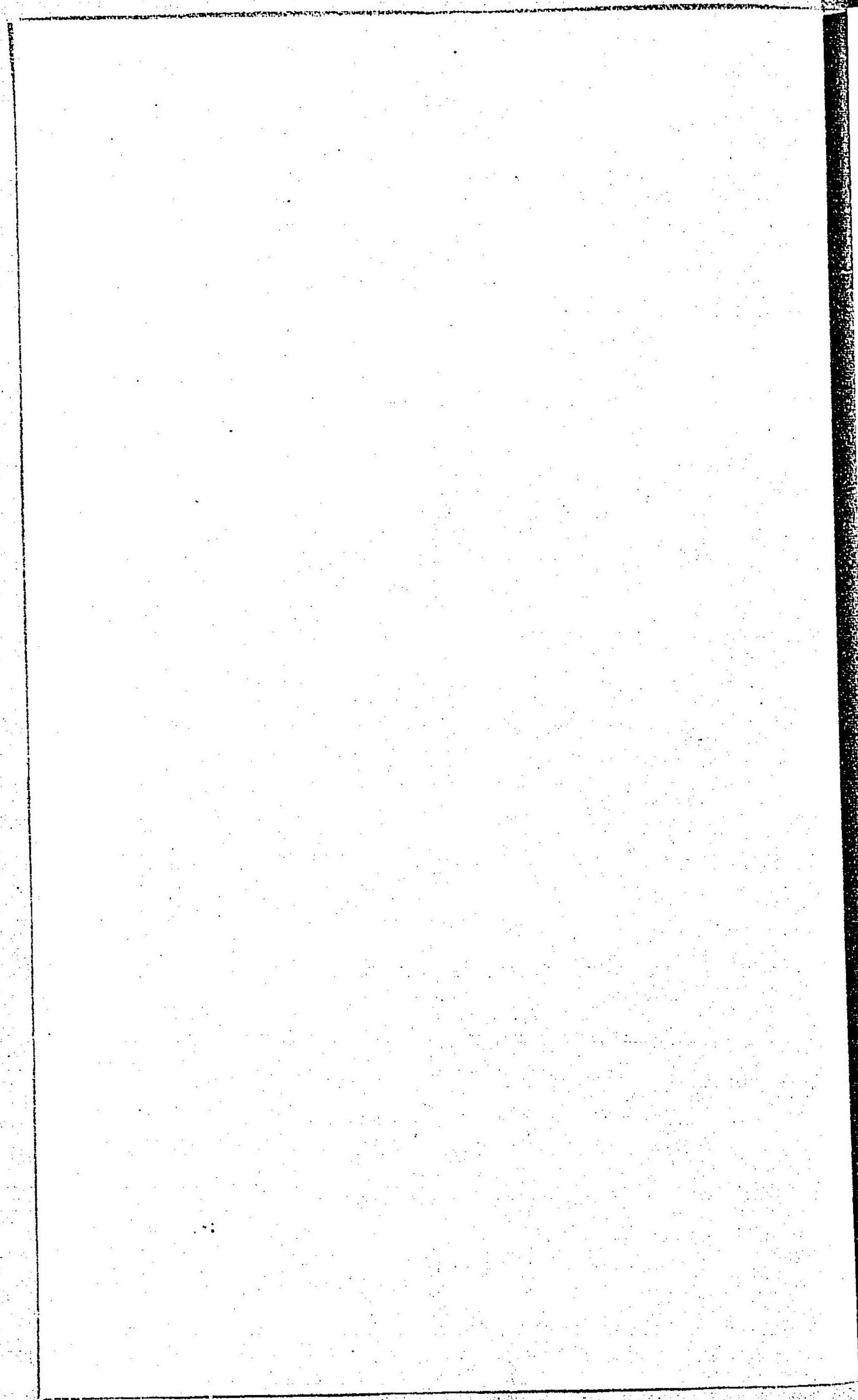
京橋區宗十郎町十五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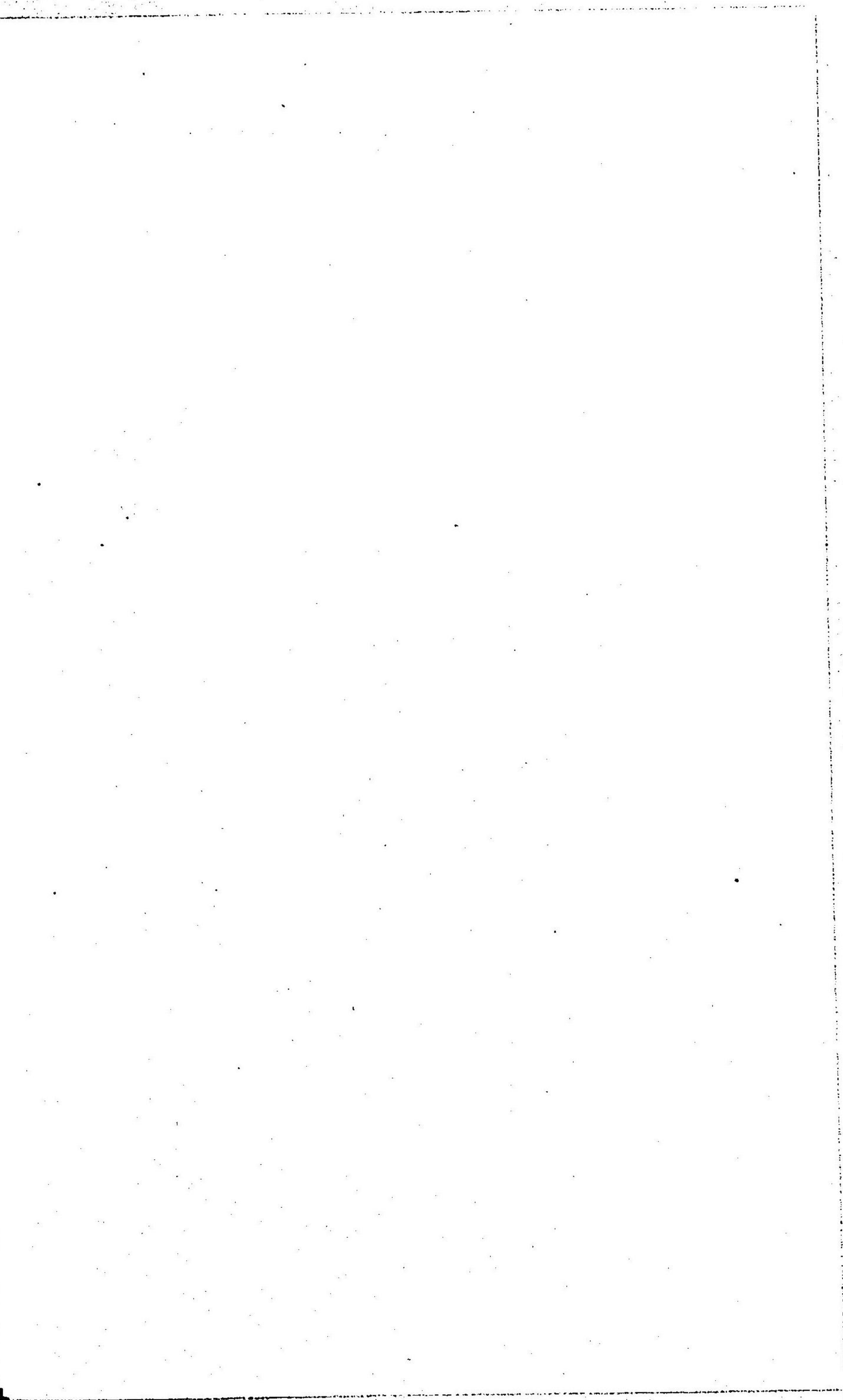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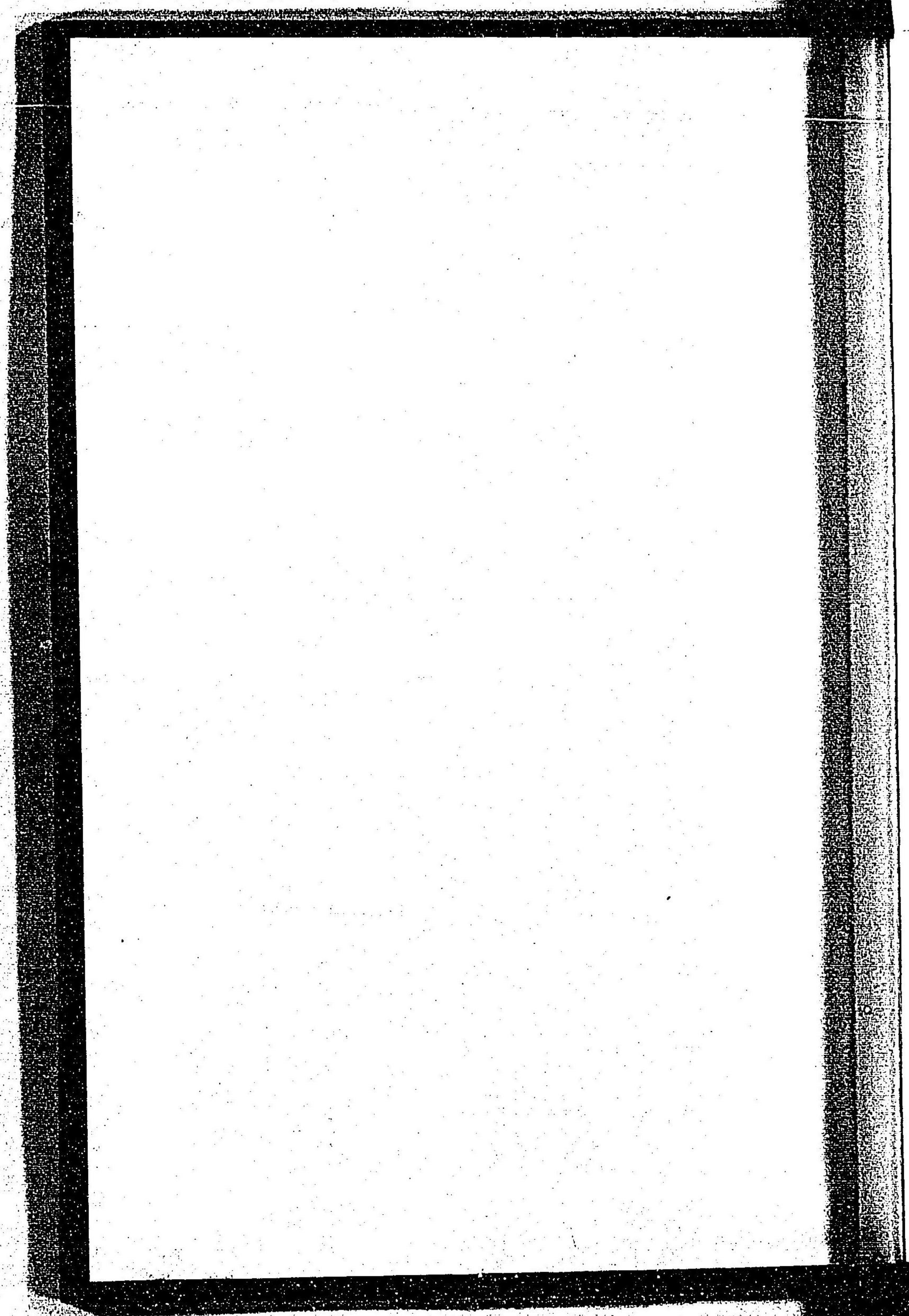
東京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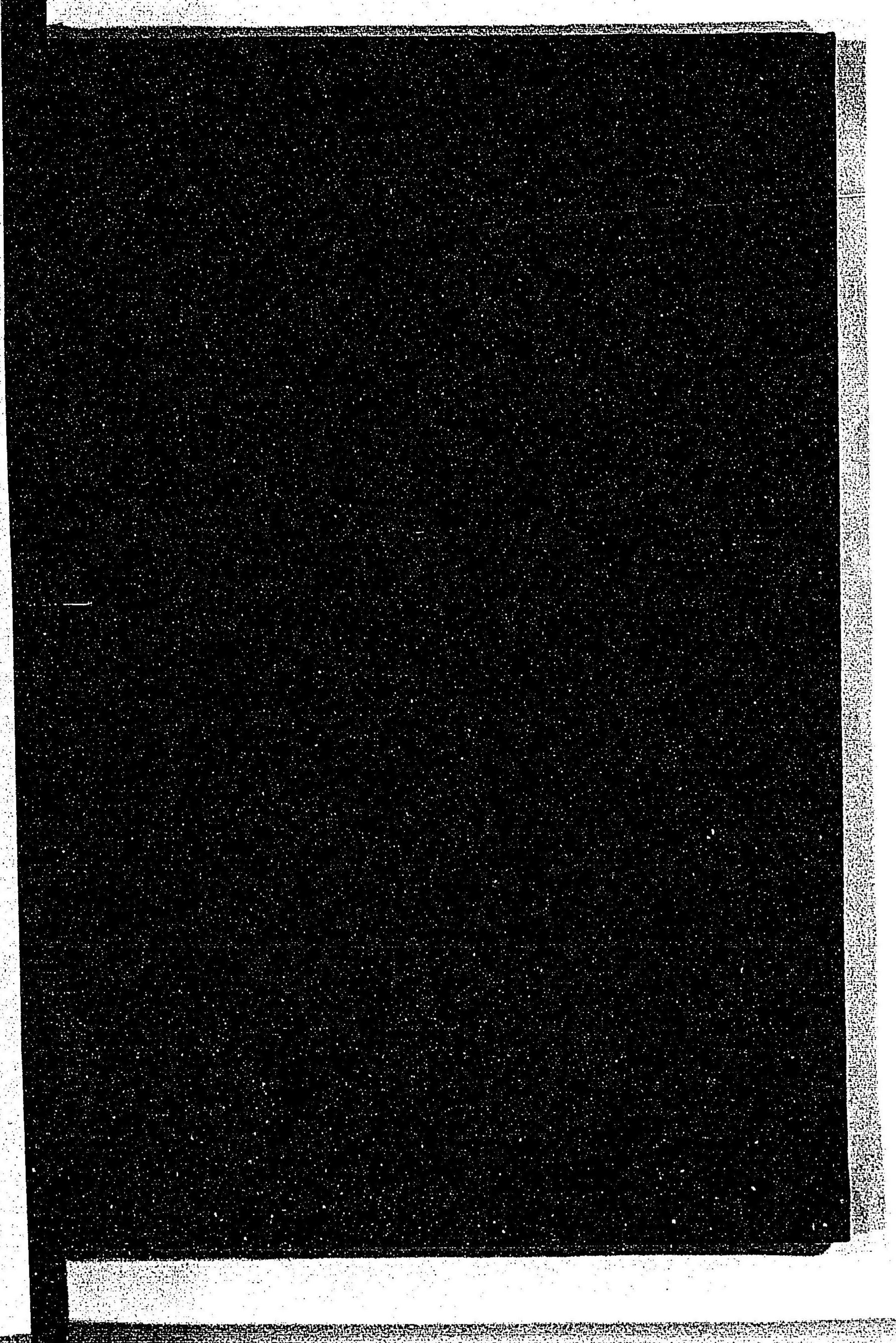
發兌元

博文館

74









30  
24

003269-001-8

30-24

戦国策講義

平井 魯堂/著

上

M26

ACC-1575



